



往事情怀

那时西瓜甜如许

文/项伟

“碧蔓凌霜卧软沙,年来处处食西瓜。”闲来无事,漫卷诗书,读到宋人范成大写的《西瓜园》一诗,便不由得忆起儿时在外婆家吃瓜的经历来。

大概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,外公在海边拾掇了十几亩沙地,种上了西瓜秧。到了西瓜成熟的季节,瓜田的景象,就像鲁迅先生在《故乡》里描述的一样,现出一幅油画般辽阔、壮美的感觉: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……”而我偶尔也像“闰土”般,跟着外公去看守瓜田,体验一番枕着海风、海浪入眠的滋味儿。

那时节,尽管物质相对贫乏,但到了暑天里,在外婆家,西瓜绝对是管够的——“井泡西瓜”,还有外婆做的“西瓜果冻”“瓜皮糖”等等,至今想来,仍然让人口舌生津,回味无穷。

在那个冰箱尚未普及的年代,想要吃到“冰镇”西瓜,因地制宜的办法就是“井泡西瓜”。那时的乡下,大部分人家的门前屋后,都有一口用来洗漱、饮用的深水井,水温冬暖夏凉,而且越是酷暑,井底的水温愈是呈现出反常的低“寒”,这就为“冰镇”食物创造了条件。我们这帮小毛孩们想吃瓜了,外婆就会顺手挑出几个绿皮大西瓜来,装到竹篮里,系上绳索,沉到井底,“水冻”起来,约莫等上几个小时,“冰镇”西瓜就算成了。实事求是地说,这种“井泡西瓜”,比用冰箱冷冻出来的,口感要好得多,既保留了瓜果清香、甘甜的原味,又不至于因为太过“冰寒”,吃了伤害脾胃。外婆刚切好西瓜,猴急的我们早就等不及了,各自抢过还淌着汁水、冒着寒气的瓜块,大嚼起来,“咔嚓”一口下去,清凉蜜甜的汁液就在口腔里汹涌开来,继而一路向下,像热天里冲了个凉水澡,将躁动的肠胃安抚得熨熨帖帖。一个字:美!

而最让人念念不忘的,要数外婆做的“西瓜果冻”了。这种以西瓜汁为主料的消暑小吃,好吃也好做。大致的流程是:将瓜瓤全取出来,榨成汁,将汁水过滤几遍,开中火烧煮,再倒入适量用水拌匀的白凉粉,边倒边搅拌,沸腾后关火,静置放凉后,果汁即悄然凝结,“变身”为粉红、水嫩且Q弹的“西瓜果冻”了。要想口感更好些,将“果冻”放井水里“冰镇”的环节也是少不了的。喝之前,将“果冻”舀到碗里,用勺子打碎,冲上同样“冰镇”过的白开水,再加一点自酿的桂花蜂蜜拌匀,剩下的就是“咕噜噜”了——因为太好喝,一大碗的“西瓜冻”还没来得及品味,就全进肚子里去了。直到吃第二三碗,才咂巴出“西瓜冻”的味道来——冰爽、嫩滑而香甜。

还有一种“瓜皮糖”,也是十分的有味道。那年月,乡下的孩子很少能吃到包装的“糖果”,但好在外婆有一双巧手,总能就地取材,变着法儿给我们做些手工糕点或糖果吃,来满足小小的我们对于零食的“执念”。“瓜皮糖”做法简单,即是西瓜皮(带点儿红瓤,做起来更好看)横切,再竖切成一块块奶糖长短的小条,用白糖拌匀,腌制一夜,再就着腌出来的汁水,将瓜皮条倒在锅里,用文火小心翻炒,直到汁水收干,瓜皮条上挂满糖浆凝结成的“白霜”,就算出炉了。这种用西瓜皮(也可以是冬瓜皮)做的手工糖果,吃起来香甜有嚼劲,且甜而不腻,久吃不厌,是一款很不错的哄小孩的零食,有事实为证——自从吃上了瓜皮糖,我们这帮抽着鼻涕的表兄妹们,再也不缠着外婆要零钱去小卖部里买糖吃啦!

一晃几十年过去,如今外公、外婆都走了好些年了,再也没人这么疼我们,给我们做好吃不腻的西瓜冻、瓜皮糖了。到了暑天,我还是会买些西瓜来吃,偶尔也会给孩子们做些西瓜冻、瓜皮糖,只是,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来……

岁月如歌

我崇拜的人

文/李元岁

活了大半辈子了,令我敬畏、仰慕、崇拜过的人和事有好些,而烙在心底里、最让我崇拜的人,只有两个。

其中一个是我的堂哥。

堂哥长我五六岁。十七八岁时堂哥就辍学,进我们村的剧团当演员,扮短打武生。堂哥这个武生属于“唱戏没嗓子,钉鞋没掌子”那类“脑嗷嗷”(配角)演员。可堂哥这个“脑嗷嗷”的演员也有吃香的地方,那就是:好武艺。堂哥在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扮演跳车人,从两个摞起来的学生课桌上往下跳,一连两个后空翻再接一个前滚翻倒地,赢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。我之所以崇拜堂哥,就是因为堂哥的前后空翻、前后滚翻的武艺!

那时的我,正是贪玩猎奇,争强好胜的年纪。课外时间,我们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凑一起,爬墙上树,揭瓦撸砖,掏鸟蛋,摸鱼儿;实在闲得没事干了,就翻跟头,比谁跟头翻得多。翻跟头那技艺比前后空翻,前后滚翻毕竟要差远一截儿。看了堂哥在《红灯记》里演出的跳车人的武艺,我们几个决意要学堂哥的武艺,学不成不罢休!猴头、豹子他们几个机灵,敏捷,学起来快,没几天就学会了前滚翻。我迟钝,笨拙,学前滚翻老是脊背或屁股先着地而站不住脚,每每摔得龇牙咧嘴。猴头、豹子他们已经开始学前空翻了,我还在学前滚翻。我曾在背地里请教过堂哥学这武艺的技巧。堂哥不知是怕我学会了夺去了他的饭碗还是啥原因,不告于我,只是不屑地说了一句我似懂非懂的话: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!最终,我也没学成堂哥的武艺。至今思来,儿时的追求未能实现,还在追悔!

另一个让我崇拜的是毛志成。

毛志成,男,生于1940年,北京人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专,1973年开始写作。历任中学教师,北京师院一分院副教授,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兼任中国中小学教育研究会会长。出版小说、杂文随笔集、学术专著30余部……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正是“文学热”的时候。我这个热血青年,在校时学的是水文专业,毕业参加工作后从事的也是水文工作,却不知怎么爱上了文学。在闲暇时,就上街头,到书报亭、书摊,翻阅、购买文学期刊。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文学青年》《丑小鸭》等等,看到哪本心仪就买回来。在我翻阅过的所有文学杂志里,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作者的名字,就是毛志成。至此,我便对这个叫毛志成的作者肃然起敬,在我心中树立起了高大形象而对其崇拜了起来。尽管我对他的基本情况都一无所知,只知其是个多产作家。受毛作家影响,我便开始圆起了我的文学梦。但这个梦实在是太难圆了,寄出去返回来的每每都是退稿信或干脆泥牛入海。还不甘心,自知自个儿底子薄、基础差,便不惜掏48元(相当于一个半月的工资)上李悦老师组织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文学创作培训班……

现在细细琢磨起来,我大半辈子在心底里崇拜的两个人,竟还是一文一武,有意思!而我呢?活大半辈子了,还是文不成武不就。

崇拜归崇拜。虽然崇拜里亦有追求的意念价值取向的成分,但追求了,也未必就一定能够达到目标,价值取向亦只是取向而已。故而,崇拜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崇拜对象,就像崇拜明星的人不一定就能成为明星一样。